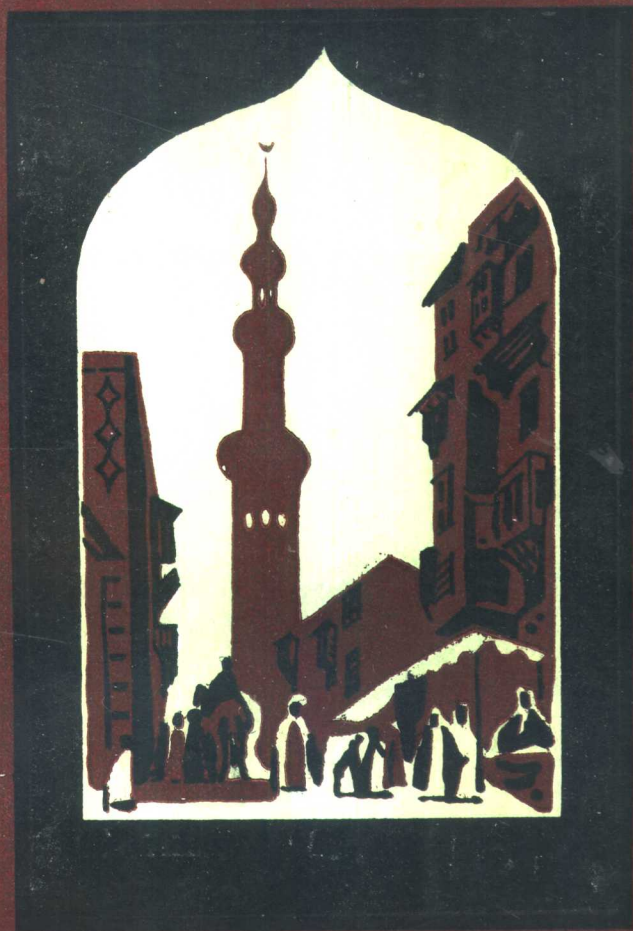


纳吉布三部曲之二



思宮街

〔埃及〕纳吉布·迈哈富兹著

思 宫 街

〔埃及〕纳吉布·迈哈富兹著

朱 凯 李唯中 李振中 译

نجيب محفوظ

قصر الشوق

潮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
本书根据黎巴嫩贝鲁特
笔会出版社阿拉伯文版本译出

思 宫 街

纳吉布三部曲之二

[埃及]纳吉布·迈哈吉兹著

朱凯 李唯中 李振中译

责任编辑：康曼敏

•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

•

198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370,000 印张：16 印数：1—9,7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2005 定价：3.25元

新书目85—22

作者像



〈致中国读者〉译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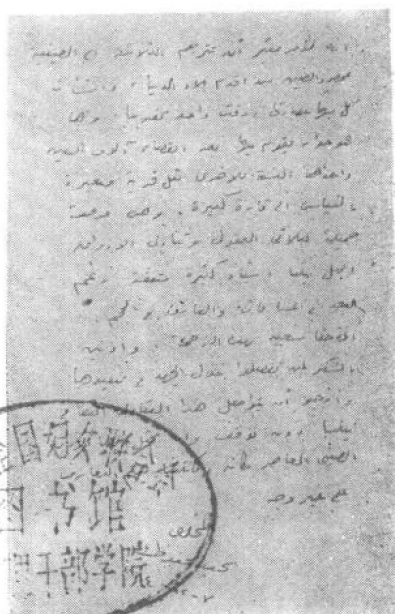
《三部曲》译成中文，委实是件激动人心的事情。埃及和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，差不多在同一时期，各自建立了自己的文明，而二者之间的对话，却在数千年之后。埃及与中国相比，犹如一个小村之于一个大洲。《三部曲》译成中文，为促进思想交流与提高鉴赏力提供了良好机会。尽管彼此相距遥远，大小各异，但我们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。对于此项译介工作，我感到由衷高兴，谨向译者表示谢意。我希望这种文化交流持续不断，也希望中国当代文学在我们的图书馆占有席位，以期这种相互了解更臻完美。

忠诚的

纳吉布·迈哈富兹

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七日

〈致中国读者〉手迹



艾哈迈德·阿卜杜·贾瓦德先生随手关上了街门。星光黯淡，他迈着方步，在庭院里踱来踱去。走累了，便撑住拐杖一站，于是，拐杖下端便插进土里。他周身火辣辣的，真想弄些冷水来，洗洗自己的手、脸和脖子，藉以——哪怕是暂时地——消减一下这七月的酷热，扑灭那在他的心中、头脑里炽热的烈火。当他走进楼梯门时，发现一束微弱的亮光从楼上射下来；抬头望去，又见一只端着灯的手影在墙上晃动。他一手抓着楼梯扶手，一手拄着拐杖拾级而上，于是杖端发出嗒嗒的响声，连续不断，独具节奏，就象他的其他特征一样，与他形影不离。

艾米娜手端着灯，出现在楼梯的尽头。艾哈迈德来到她的跟前，停下了脚步，胸脯一起一伏地喘着气，问候道：

“晚安……”

艾米娜走上前去，低声说：

“晚安，我的先生！……”

艾哈迈德一进房间，径直朝沙发走去，接着便一下倒在了沙发上。然后，他丢下拐杖，摘掉红毡帽，头倚在靠枕上，两腿前

伸，于是长衫前襟和装在袜筒里的内裤管全都露了出来。他用手帕揩拭着前额、双颊和脖子，随之闭上了眼睛。这时，艾米娜将灯放在柜橱上，站在那里，静等着艾哈迈德·阿卜杜·贾瓦德站起来，以便帮助他脱掉衣服。她焦急不安地望着他。她真想鼓起勇气，求他再也不要熬夜去了。她惆怅难耐，因为他不注意身体，所以健康状况一直不佳。但是，她不知道该怎样吐露自己的想法。几分钟过去了，他睁开眼，从长衫口袋里掏出金壳怀表，摘下钻石戒指，一起放在红毡帽里，然后站起来，在艾米娜帮助下脱掉了外袍和长衫。他的躯体露出来了，就象人们熟知的那样：高大、粗壮、丰实，只是鬓角挂上了白霜。当他的头脱出白长衫的圆领口时，禁不住突然微微一笑，因为他想起了阿里·阿卜杜·拉赫曼先生：今晚一起谈天时，阿里先生不时干呕欲吐，说自己因为冒着寒而体格见弱云云。人们都想戏弄他一番，说他不象个普通的男子汉，不能再饮酒作乐，无法与酒交友了。他还想起阿里先生大发雷霆的样子，那么认真……真奇怪！难道人们把这些小事看得这么重？其实，情况并非如此。那么，阿里先生为什么说他的胃口好时，能把一家酒馆喝个精光呢？

艾哈迈德·阿卜杜·贾瓦德又坐到了沙发上，伸出脚，让妻子给他脱鞋袜。片刻过后，妻子取来了脸盆和壶，倒了水。他洗过头、脸和脖子，又漱了漱口，尔后盘腿而坐，安然沐浴在阳台和临院窗户之间那缓缓吹拂的微风里。

“啊，今年的夏天可真难熬哇！”

艾米娜从床上扯下一个薄垫子，席地坐在离艾哈迈德双脚不远的地方。

“真主怜悯我们！”艾米娜叹了口气，又说，“整个世界是个蒸笼，面包房也是个蒸笼。日落以后，房顶上是惟一透气的地方了。”

她坐着的姿势与平素不同。她瘦了，脸也显得长了，或许因为面颊窄狭，所以脸显得格外长。她的头巾周围，露出束束白发。但她精神抖擞，健壮如常……她的面颊上有一块稍大的美人痣。她的眼睛里，除了旧有的温驯目光之外，还闪烁着彷徨与忧伤相交织的神情。面对着这些变化，她多么惆怅啊！为了得到自我安慰，她开始欢迎这种变化，但她总是忧心忡忡地问：在她的后半生，难道她不需要健康的身体吗？是啊！别人都需要她有个健壮的体格，可最终会怎样呢？再说，她的年龄确实也大了，尽管如此，可也不应该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呀！无论如何吧，这一些总还是变化留下的痕迹。

就这样，艾米娜一连数夜，站在阳台上，透过栏杆缝隙，观看着楼下的马路。那马路一成不变，还是那个老样子。而她呢，种种变化却毫不留情地朝她袭来。咖啡馆招待员的高声喊叫，就象回声一样传入寂静的房间。艾米娜偷看着艾哈迈德先生，禁不住微微地笑了。

这条路夜夜与艾米娜谈心。多么可爱的一条路啊，但是，它是一位粗心的朋友，不知道栏杆里边有一颗羡慕着它的心。马路的容貌映在她的心中，马路上的话语响在她的耳际。那位招待员声音嘶哑，叫喊不绝，不厌其烦地评论着当天发生的事件。他的喊声有些神经质，很想从“苦谜”^①和“乌来得”^②中知道吉凶。他的女儿海妮娅患了百日咳。每当有人问起他女儿的病情时，他总是一次又一次、一天接一天地回答说：“真主会使她痊愈的。”哎……仿佛阳台变成了咖啡馆的一个角落，而艾米娜也成了咖啡馆的常客。艾米娜两眼直盯着靠在沙发扶手上的脑袋，不住地思

①、②“苦谜”、“乌来得”系音译，均为占卜用纸牌。

索着马路上的景象。当她的思路中断时，便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丈夫的身上，只见他面孔呈深红色，一连几个夜晚，她常常看到这种模样。她感到不大放心，于是温情脉脉地问：

“先生，你有什么不好受吗？……”

艾哈迈德正了正脑袋，喃喃地说：

“还好，赞美真主！……这天气真叫人难受！”

葡萄酒是夏令里最理想的饮料……人们都这么说，但他却受不了。至于威士忌和其余酒类，他也喝不下去，无可奈何，每天夜里，他就只有象这样忍耐夏天的酷热了。今天夜晚，人们笑得多么开心……他呢，笑得连颈部的血管都感到疲倦了。但是，他们又在笑什么呢？他什么也记不得，而且认为没有什么可记忆的了。夜下闲谈的气氛那么热烈，似乎带电，任何轻微的磨擦都会导致火焰。他记得易卜拉欣·法尔先生说：“去亚历山大，从今天，赛阿德，去巴黎……”他好象在想说：“赛阿德今天离开亚历山大去巴黎。”于是，引起一场哄堂大笑，被看作谈话史上的奇谈之一。

人们抢着讲话，有的说：“他将在那里谈判到病好为止。然后飘洋过海，应邀去访问那个伦敦。”有的说：“他将从拉姆齐·麦克唐纳^①那里获许独立”，“他将为埃及带回独立”……人们议论着盼望已久的谈判，任意以种种耍笑的方式品评着……。

是的……在友谊的广阔天地里，他有三位朋友：穆罕默德·伊法特，阿里·阿卜杜·拉希姆和易卜拉欣·法尔……没有他们，友谊的天地还会存在吗？看到他，他们便会满面春风。那是一种无法言状的幸福，无与伦比的快乐。艾哈迈德两只睡意朦胧的眼

^① 拉姆齐·麦克唐纳，英国工党第一任首相。

睛与艾米娜那征询的目光相遇了，仿佛有一件什么要紧的事情要提醒她似地：

“明天……”

艾米娜面浮微笑：

“我怎么能忘记呢！”

艾哈迈德口气中充满自负的神态：

“据说，今年学士学位成绩很差……”

她微笑之中充满了自豪感：

“真主成全他的理想。真主保我们长命百岁，直到我们看到他大学毕业……”

艾哈迈德问：

“你今天到甘露街去过了吗？”

“去过了，我都一一请过了，只有一位太太说有些累，不能亲自来，让她的两个儿子代表她前来向凯马勒道喜。”

艾哈迈德朝旁边的外袍努了努嘴，说：

“今天，穆泰沃里·阿卜杜·萨姆德谢赫过来了，还带着几个护兵，护卫着海迪洁和阿漪莎的孩子们。他向我祝福说：‘但求真主默许，我要为你的重孙当卫士！’”

接着，他微笑着摇了摇头：

“对真主来说，一切都不算远。你看，穆泰沃里谢赫虽然年高八旬，可是他的体格依然如铁似钢！……”

“真主赐予你健康长寿。”

他拨弄着手指，数了数，又思忖了良久，然后说：

“假如我的父亲——真主怜悯他——算作高寿的话，那么，谢赫的寿数也就屈指可数了。”

“真主怜悯过世的先人……”

一提到“过世的先人”，室内一片寂静。尔后，艾哈迈德象是想起了一件什么要紧的事儿似地：

“泽娜白订婚了！”

艾米娜立刻抬起头来，睁大眼睛，说：

“真的？”

“是的。穆罕默德·伊法特今天才告诉我的！……”

“对象是谁？”

“是个职员，名叫穆罕默德·哈桑，是教育部的档案室主任。”

艾米娜惆怅地问：

“年岁不小了吧？”

艾哈迈德反驳似地说：

“不！不过四十，也就是三十五、三十六岁上下，最多四十！”

尔后，他嘲笑似地说：

“我已经为泽娜白卜过卦，她与青年人结合，前程不妙，凶多吉少；当然，我是指那些抬不起头来的青年人。至于与明白事理的男子汉结合，命运如何，就请你为她另卜一卦吧！”

艾米娜遗憾地说：

“本来嘛，亚辛和她结婚最合适，至少考虑到他俩的孩子，应该这样……”

艾哈迈德·阿卜杜·贾瓦德也这样想。而且在穆罕默德·伊法特那里说过多次。但是，为了掩饰他的失败，他并没有表示同意妻子的看法。尔后，他不高兴地说：

“那个人，一点信用也不讲；实际上，他也不值得信任。因此，我没有强求他，也没有因为他是我的朋友而让他承担对他没有任何益处的事情……”

艾米娜低声说：

“年青人，有着原谅不完的过错！”

艾哈迈德先生打算承认他的努力是徒劳的，于是说：

“我并没有忽视他的权利，所以我受到了欢迎。穆罕默德·伊法特央求说：‘我道歉的首要原因是担心我们的友谊破裂。’他还对我说，‘我不能拒绝你的期望。但是，我认为我们的友谊比你的期望更为宝贵。’……之后，我什么也没说……”

穆罕默德·伊法特说得全对，然而只是为他的固执进行辩护罢了。实际上，艾哈迈德十分愿意同穆罕默德·伊法特恢复已经中断了的姻亲关系；因为穆罕默德·伊法特及其家庭社会地位深使艾哈迈德垂涎三尺。艾哈迈德从来没有想过能为亚辛选择一位比泽娜白更好的妻子。但他失败了，失望了。尤其是穆罕默德·伊法特将亚辛的私生活情况告诉他之后，他完全失望了。穆罕默德·伊法特对他说：“你不要说我们与亚辛没有什么区别。其实，我们与亚辛确实有些不一样。我不喜欢泽娜白，而泽娜白也不喜欢自己的母亲！”

艾米娜问：

“亚辛知道这件事吗？”

“他明天或后天就会知道的。你猜他会关心那些事情吗？庄重、体面的结婚，他一向是不赞成的……”

艾米娜惋惜地摇了摇头，尔后问：

“里德旺呢？”

艾哈迈德生气地说：

“放在他舅舅那里，或者让他到他妈那里去，如果他离不开母亲的话，谁使真主为难，真主也不会让他好过的……”

“真主啊，这孩子真可怜：母亲在一处，父亲在另一处。泽娜白能够忍受这骨肉分离的苦痛吗？……”

先生近乎蔑视地说：

“需要面前，无法无天！他年岁多大啦？……你不记得吗？……”

艾米娜沉思片刻，然后说：

“他比阿漪莎的姑娘努埃麦稍小一点儿，比海迪洁的儿子阿卜杜·蒙伊姆稍大一点儿，有五岁了吧。两年之后，他爸爸就该把他接回来了，是吗？先生？”

艾哈迈德打着哈欠：

“这位新丈夫究竟怎么样，谁也不知道。”

“他有孩子吗？”

“没有！他的第一位太太没留下孩子……”

“也许这正是穆罕默德·伊法特看得上眼的地方……。”

先生不耐烦地说：

“不要忘了他的地位……”

艾米娜反驳道：

“如果单从地位考虑，任何人都不配和你的儿子同日而语，至少要看在您的面上……”

先生感到不悦，暗暗地诅咒起穆罕默德·伊法特来，尽管他很敬重这位朋友。但他终于回到了原来的思想天地之中，那才是他聊以自慰的地方。他说：

“不能忘记！假如不是一心维护我们之间的真挚友谊，他是会毫不迟疑地接受我的意见的。”

艾米娜也有同感：

“当然喽！当然喽！那是毕生的友谊，决不是一时的戏言、耍闹。”

先生又打了个哈欠，小声地说：

“把灯端到外边去……”

遵照他的指令，艾米娜站起身来，将灯端出去了。艾哈迈德闭了闭眼，然后一下子站了起来，似乎有意同懒神抗争，接着走到床边，倒在床上了……现在，他感到再舒适也没有了。倦怠之后，安卧床头，何其甜美、舒展、惬意啊！是的，他的头脑虽在活动着，但却什么事情也不去想了。无论如何，还是赞美真主吧！完美的忠诚，已成昨日黄花；还有一种东西，只有我们独处幽居时，才会去寻觅它。可是，它再也不会回来了，只是从淡漠的记忆里，向我们招招手，酷似这束从扇形门上射进来的微弱亮光。不管怎样，还是让他感载真主吧！让他舒舒坦坦地享受那令人羡慕的安乐生活吧！依我之见，问题在于他是否接受邀请，或者要推至明天。至于亚辛，也有个昨天、今天或明天的问题。他年纪不算小，已经二十有八，虽然找个女人并不困难，然而真主是不会改变人的作为的，除非自己去改弦更张。何年何月何日，真主的启迪才能大放光芒、照亮大地、明人眼目呢？有谁又从心底里发出“万赞归主”的呼声？穆罕默德·伊法特说了些什么？

亚辛游遍了艾兹拜基的大街小巷，也走过了隧道……当他漫游时，艾兹拜基还是另外一种意思。为了唤起记忆，他多次想到一些饮水处看看。赞美真主！亚辛身子未到，真主便知晓了他心中的隐秘。不然，那魔鬼定会暗暗讥笑他的。他们为儿女开拓了道路，儿女们已长大成人。起初，澳洲人阻止你走那条路；最后，还是这头澳洲骡子……

二

在神秘的寂静之中，伴随着高亢的雄鸡啼鸣，厨房里响起了和面的声音，时高时低，连续不断。乌姆·哈奈菲身躯肥胖，伏在面盆上，不住地晃动；炉台上的灯光映照在她的脸上，呈现出翠绿色。从她的头发和体态上看去，她并不老，但她的脸，却透出几分苍白，皮肤也显得粗糙。艾米娜坐在她身右侧的凳子上，搭起面板，随时准备接过面团，一声不响地干活。乌姆·哈奈菲拔出双手，象是带着一双白色的拳击手套。她边挖起面团，边说：

“我说太太，今天，你可得辛苦了。苦中有甜嘛，真主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快活……”

艾米娜头也不抬，边擀面饼，边柔声细气地说：

“我们该好好吃一顿。”

乌姆·哈奈菲微微一笑，朝女主人努了努嘴：

“向师傅祝福……”

之后，她再次把手伸进面盆，又和面团搏斗起来。

艾米娜说：

“我想把肉汤泡饼分给侯赛因区的穷人享用……”

乌姆·哈奈菲用责备的口吻说：

“我们这里又没有外人。”

艾米娜有些不耐烦：

“不管怎样，那也算一次聚餐，一顿吵嚷。福阿德·本·贾

米勒·哈姆扎维也得到了学士学位，可谁也没看见，谁也没听说！”

乌姆·哈奈菲坚持说：

“那不过是和我们喜欢的人们相见的一次机会罢了。”

在内疚或疑惧面前，那有什么欢快可言！我曾向时光老人打听过，他回答说，这个孩子读完小学，相当于人家读完大学的时间。晚会没有能够举行，诺言未能实践……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，一直到二十四岁，青春少年时期匆匆闪过，一无所获，留下的只有忧愁、悲伤。啊，心哪，真要碎裂了。

“阿滴莎太太会喜欢这酸面点心的。太太，她不会忘记那些日子的……。”

阿滴莎会高兴。她的母亲也会高兴的。不管白天黑夜，或饿或饱，或醒或睡，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。但有一种说法已被忘掉：说是你在他去世后，一天也活不下去，一定要用他的墓土裹身。一个地方发生地震，并不意味着全世界都要地震。好象他什么都忘到脑后去了，只记得去扫墓。孩子啊，过去，我们总是把你看在眼里，想在心上。尔后呢，人们只是在某些季节才想起你。人们哪，你们到哪里去了呢？每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。海迪洁，你呢？你是你母亲的心和灵魂。我终有一天会嘱咐你：要忍耐。阿滴莎没有这样做。且慢，我不该成为一个不仁不义的人。她的痛苦，理所当然，在所难免。凯马勒也不应该受埋怨。同情那些可怜的心吧！痛苦早晚会过去的。你的头发都白了，变得象一个幻影。乌姆·哈奈菲也是如此，既不健康，也不年轻，已接近半百了。而凯马勒呢，还不满二十岁。怀孕、挑食、生产、哺乳、爱情、希望，之后，这一切又化为乌有……难道我的先生什么也不考虑，头脑空空如也吗？随他去吧！不要管他！男人的苦痛不同于女人的悲伤。妈妈，是你这么说的。真主将天堂变成

了你的寓所。母亲呀，他又回来了。这真使我伤心，仿佛法赫米没有死。好象他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；每当我痛苦难堪时，他总是斥责我。难道不正象我是他的母亲那样，他就是他的父亲吗？“艾米娜呀，可怜的女人哪，你不要接受这些思想……倘若用母亲的心可以推断所有人心的话，那么，人心也就变成了石头……他是一个男子汉。男子的痛苦与女人的忧伤大不相同……如果男子会向痛苦低头，那么，他们的肩膀就不配担负重任。因此，要与他和睦相处，共同生活，那么，你就应该设法解除他的痛苦……他是你的支柱，我可怜的女人！”那种充满温情的声音消失之后，留下来的还是那颗悲凉、凄楚的心，怎不叫人难过呢？一天夜晚将尽之时，有人看到先生酩酊大醉而归，走进房间，便一头栽倒在沙发上，继而嚎啕大哭起来。那时候，我希望他安然无恙，永久忘却这时日。难道你不是也很健忘吗？更可恶的是，你享受这种生活，留恋这种生活。这就是世界！这就是人间！人们都这么说，那你就重复人们的话语，相信那些说法吧！亚辛是无辜的，他过着平平常常的生活，你怎么对他发脾气呢？莫急！在真主看来，信念与忍耐同等高贵。不论他如何对待你，“法赫米妈”这个称号是长存永在的。孩子啊，只要我活着，我永远是你的母亲，你永远是我的儿子……

和面的响声始终未停，伴随着晨光的降临，艾哈迈德先生睁开双眼，伸伸懒腰，打打哈欠；他打哈欠的声音高而且长，活象在发牢骚，又仿佛有意责备什么。尔后，他坐了起来，两手按着伸展着的双腿。他的背有些驼，白色大袍浸透了汗水，左右摇晃着脑袋，似乎想凭此摆脱困神的纠缠。片刻过后，他下了地，慢慢地步向卫生间，打算冲个凉水澡……冷水是惟一能改善他的肌体的药物，可使他的头脑保持清醒，身体保持平衡，心神得到安

逸。他脱下衣衫，刚朝喷头下一站，便立刻想起了昨天发给他的那张请柬，于是他的心一动，同时也因为冷水的刺激，心跳加快了。阿里·阿卜杜·拉希姆对他说过：回顾一下，看看过去的那些情妇们，就会知道：“生活不会永远如此！我是最了解你的人。”难道他敢于迈出这最后一步吗？……五年来，他不愿意迈出这一步。难道他象一位蒙难的信士，已经向真主忏悔了，还是竭力隐匿着懊悔之心，恐怕大声道出自己的忏悔之意呢？或者仅仅有悔过之心、实无悔改之意呢？……他记不得，也不想记起这些。他年龄即满五十五岁了，不算年轻。但是，他力图掩饰的东西露出马脚了吗？难道会象先前一样，有人请他喝酒，他慨然应之；有人邀他听唱，他一口答应；情妇们呼唤他，他也会应声而出吗？什么时候，悲痛才能唤醒死去的人呢？我们所喜欢的人长眠地下了，难道真主会让我们为他们寻死吗？在服丧和禁欲之年，他悲痛欲绝。在那漫长的一年里，他滴酒未尝，没听过歌唱，没吃过一粒盐，直致鬓发苍白……是啊，就在那一年，我的头发全白了。亲朋至交们，和他同悲共苦，因此也中断了酒乐；如今，他同情他们，于是恢复了饮酒听歌的习惯。他有时说实话，有时撒谎，明说他怜悯那三位老友，其实他也忍耐不住了，也开始饮酒作乐、欣赏歌曲了。他们与其他人不同，也不责备其他人，只是和你共同分担痛苦，与你开始交往，这能怪他们什么呢？那三位朋友拒绝享受比你更优裕的生活。你渐渐回到了那些嗜好当中去，只是不靠近那个女人，因为你嫌她的年纪太大了。由于你坚决拒绝，他们没有强求你，祖贝黛的使者没能打动你。你果断、严肃地回绝了玛丽娅的母亲。与此同时，你正同空前未有的痛苦搏斗着。我认为，你是决不会倒退的。你一次又一次地自言自语道：“法赫米身在阴曹地府，难道我还能再回花街柳巷去？”啊……我们怯懦，